

我心目中的太钢“匠人”

文 | 李维钧



我崇拜的人里
没有歌星和影星
没有土豪和大腕
他们是太钢“匠人”
他们是平淡无奇而又不甘平庸的能工巧匠

我钦佩的人里
没有满嘴大话
没有豪言壮语
他们是太钢“匠人”
他们默默无闻谱写着无人企及的人生篇章

小小的圆珠笔尖钢上
凝聚着无数个太钢“匠人”辛勤的心血
庞大的造船专用钢上
映衬着无数个太钢“匠人”不倦的身影

无数个华灯初放的夜晚
太钢“匠人”还在攻坚克难
无数个阳光明媚的周末
太钢“匠人”却仍在精雕细琢

我心中的太钢“匠人”啊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在支撑着他们
是信仰
是责任
是担当

我心中的太钢“匠人”啊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毅力在伴随着他们
是执着
是奋进
是坚韧

太钢“匠人”
追求的是一种自我超越的气概
太钢“匠人”
拥有的是一种挑战顶峰的魅力

太钢“匠人”
崇尚的是一技之长和精湛
太钢“匠人”
施展的是一身本领和铁骨

太钢“匠人”
不计名与利
不计得与失
他们所看重的是品质
是执著

太钢“匠人”
不惧艰难
不怕险关
他们所秉承的
是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坚守
是为了精彩和出彩而战斗



小时候,曾为太阳和月亮哪个更重要而困惑。也曾一度认为,月亮是在黑暗的时候为人们照亮方向,应该作用更大,而白天已经够亮了,所以太阳看上去并不是很重要。长大以后才知道,因为有太阳,才会有白天,因为有太阳,才有了月亮的光辉。

那时候,因为小,所以可以肆意地去想象、理解身边的一切事物,思维也恰如一匹脱缰的野马,可穿森林可入云海;因为小,所以可以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只做快乐的事情,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趁父母未下班,抓紧一切时间爬煤堆、和泥巴;因为小,所以可以不把上学当成一种使命神圣地去对待它,所有的加减乘除、诗文道理学也就学了,读也就读了,一切轻描淡写,如烟云掠眼。由此,小时候的我,以母亲的话说:“干什么事情总是风风火火,一刀见底。”

小学三年级时,身为教师的父母,可能预感到了什么,他们将我送到姑姑家里,并给我转学到了姑姑家附近的一所学校。

奶奶跟姑姑生活在一起,我不喜欢奶奶。不喜欢奶奶,是因为她总是那么一种威严的样子,以致她的儿女们在她面前说话时,都不禁要偷偷瞟着她的脸色,孙子孙女们更是在她威慑的目光下,能躲多远就躲多远。不喜欢奶奶,还因为有一次,我看见了父亲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低头从奶奶屋里出来,当他猛一抬头与我目光相对,两行泪已不可抑制地流了下来。先是震惊,后是愤怒,这股愤怒让我膨胀、膨胀!膨胀到已经足够强大,我觉得我可以保护父亲了,于是疯狂朝奶奶房间冲了过去。父亲眼疾手快,一把将我抱起飞奔下楼。到了楼下,父亲将我放在地上,两手抓住我的肩膀,“听着!不许对你奶奶无理,因为她是我妈!”我愕然,像钉,钉在了地上,只瞪大了眼睛看着父亲。父亲用布满血丝的双眼直视着我,严厉、威烈。

我怕父亲,父亲怕他妈,这并不能导致我也要怕他妈。

奶奶膝下八个儿女、八个孙子孙女、八个外孙外孙女,有个大事小情、节日假期,一大家子人便聚在一起,似乎能将姑姑家的小房子撑破。可不管是谁,只要到了奶奶身边,说话做事就会变得小心翼翼,刚刚还高八度的说话声,如被奶奶的威严扯断了四根弦一样,瞬时就哑了下来。唯独我,我偏不怕奶奶。通常这种时候,我偏要挨着奶奶坐,貌似不经意地“靠”向她,实则在“挤”,硬是把奶奶逼得站起来假装去拿东西,我则在心里偷偷地乐。

奶奶的威严里,更带着一种凌人的“盛气”。听父辈们说奶奶本是个富家女,从小娇生惯养,在那个女孩子几乎不上学的年代,奶奶却是个读过书的人。不仅如此,奶奶漂亮!尤其那深邃、皎洁如月的双眸,所有的智慧闪烁其中,如一簇簇火焰灼灼人,让人不敢与其对视。而我偏不服气,因为父亲遗传了奶奶这样的一双眼睛,而这样的眼睛,父亲又把它遗传给了我。

奶奶始终恪守着大家闺秀的生活习惯,早晨起来必是要对着镜子,将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最后在脑后挽一个髻。没有一根头发不怕她,没有一根头发敢在她的眼前自由地飞扬。梳完了头,她还要对着镜子左照照右看看地审视良久。一天,我瞅准了这个时机,生生地将头挤进了镜子里,我和奶奶在镜子里对视!然后,我郑重地对着镜中的奶奶说:“奶奶,我的眼睛比你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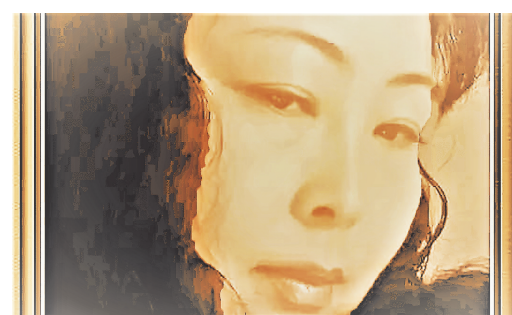
“是吗?”奶奶的目光移向了自己,“还是我的大吧?”

“不是,真的是我的大。因为你已经老了。”我说的很慢却很有力。

奶奶从镜子里看了我一眼,默默地收起了镜子。当天入夜,奶奶破例悄悄地拿出了镜子,借着微弱的月光,瞪大眼睛审视着自己。我再一次偷偷地乐了,用几近邪恶、冰冷,残酷地浇灭了奶奶眼中的那团火,只为报那次她让父亲流泪的“仇”。

可在父亲身上,从未有过记恨奶奶的痕迹,他依然定期去看望奶奶。那时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冬天,父亲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拴两个水桶,骑很远的路给奶奶买燕儿鱼。因为奶奶除了燕儿鱼,什么鱼都不吃,买回来的燕儿鱼也是奶奶的专属,从来都只做给她一个人吃。全家老小早已司空见惯,久了,也就都无异议。只是每一次买鱼回来,父亲的裤子就会被桶里溅出的水打湿,凝成冰,貌似要将父亲的腿也一并冻住。而桶里的鱼,矫健地翻腾着,那么鲜活。

渐渐地,我有了意识,这便是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孝”。我也曾问过父亲,“奶奶对你们那么严肃,你们干嘛还要听她的?”“你奶奶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父亲看似轻描淡写的回答,可就

爱是穿越
乌云的
阳光

文 | 丁晓虹

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却束缚了奶奶的一生,以及父辈们的一生。当然,父亲也想像它来束缚我们兄妹。

年少的我,总是想冲破束缚,游离在规矩之外。所以,照旧翻墙上树,不以女孩子自恃;照旧视母亲买给我的课外读本为任务,通常拿上一本书,从封面直抵封底,草草了事,不知所云;照旧视父亲“字如其人”的话做耳边风,将字写得那叫一个任性、飞扬,起笔尚在书案上,末尾已不知又丢到哪个草窠花丛里了。那时的我,依然住在姑姑家里,虽说在父亲来看望奶奶的时候,我是能看到父亲的,但父亲却坚持以“信”的方式予我。每周,我都迫不及待地跑到学校传达室翻检信件。白白、印有红色字迹的小信封拿在手里,如父亲的手拉着我的手,温暖至极。每每抽出信笺,父亲刚劲的字便跃然眼前,头一句“虹,我的孩儿”立时便融化了我。慢慢地,在父亲不断的“叮嘱”下,我开始安静,开始沉下心来思考一些事情。更主要的,我开始崇拜我的父母,并模仿父母站在讲台上讲课的样子。人生中的第一个理想,就这样在稚嫩的心里生根发芽了。

有了目标,我开始发奋。背古诗、背大段大段的英语课文,解x的n次又n次方……只为兑现那一缕青春的梦想。然而,“差了二分”让我与理想失之交臂。人生中的第一次打击,令我茫然、心悸、绝望。我开始疯狂地玩乐,以黑夜来掩饰我内心的慌乱与无助。每当我携同星辰推开家门的那一刻,我都想象着母亲会大骂我一通。可实际上每一次,母亲都是默默地站起来,进厨房将热乎乎的饭菜从锅里取出,等我去吃。在那个懵懂的年代,我固执地认为母亲的行为完全是在怜悯,这让我很是不屑,非但不去感谢母亲,甚至无视她

的饭菜无视她的等待,自行睡去。

终于有一天,我玩够了,也玩累了。我突然觉得,当我痛苦的时候,没有人能替我分担,这些痛苦只能从一个肩换到另一个肩,而我现在正孤立无援,也没有人能走进我的心间,我只能在深夜里抚摸马路边上沿途的树干,一棵、两棵……我停下来,对着天空放声大哭!

母亲默默地将我搂进怀里,所有对母亲的误解瞬时便释然了。爱,其实真的很简单!母亲指着满天的星辰“虹,你看,天上那么多的星星,有大的,有小的,再小的星星,也有属于它的一片天,那颗星星会在它的那片天空发光发亮。”

似乎是一眨眼的工夫,人已至中年。人生的哲理我看过了许多,而我依然恪守着母亲“愿做革命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的星辰理论,貌似旧时期口号一样的话,如今的我确实也是这么做了。静下来的时候,我会感恩太阳,是它给了我光明,更感恩父母,是他们给我以春晖。如果有人跟我谈及无私的话题,我要说:“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无私’二字,但父母的爱除外!”

如今,我已身为人母。我的孩儿远在深圳实习,我相信他也是带着心中的愿望奔赴那个陌生的城市的。我心中纵有千般的不舍,还是默默地接受了他的选择。此刻的孩子,如同刚刚起飞的小鸟,觉得什么都是新的、好的,理所当然的。他们把情绪系于云端,盼梦幻化为真实,闯世界于大无畏。可是,我自己宠惯的孩子我知道。果不出我的预料,一个月的时间,孩子便开始闹腾着要回来,先是发语音,句句都是叫累、悲戚之声,接着发视频,满脚的水泡红肿着,看后让我心如锥刺,泪如雨下。

我的心开始也动摇过,但最终冷静了下来。先发信息教他如何治水泡,他回复“不治了,烂掉吧”,再发信息让他坚强,告诉他什么是男子汉的责任,他回复“我不在乎”“若真心爱我,就去找学校,让我回去,别再啰唆”。

我无法责怪孩子,毕竟他还年少,没有经历过风风雨雨,此刻的他如年少时的我,执著中夹杂着偏执,立论中掺杂悖论。我觉得是该与他交流一些观念的时候了,我应该用朋友的身份去慰问他,用成年人的思想来引导他,帮他排解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烦恼和困惑。

于是,我不停地给他发信息,给他讲我的故事。开始孩子是抗拒的,偶尔发一个“别叨叨”的信息给我,由此,我知道,信息他是看过了。

隔天,我再发鼓励的话“夜再漫长,天,也不会总黑。那就等吧,自信有翅,终有一飞”,他沉默着,但已不再闹腾着回来。我知道,在他的心里,战胜病痛很容易,难的,是战胜自己。

隔数日,看到朋友文中引《搭错车》中的一句台词,觉得很好,于是借来发给孩儿——

“爱,有时并不在于给的多少,而在于,有多少给多少。”